

家園厚土

老家小满

□ 李 晁

我的老家在隆回，就是歌曲《早安隆回》里面的那个隆回。隆回那个地方，处在雪峰山脉的余脉上，西北高，东南低。隆回的山是硬朗的，水是柔润的。资江的支流从山间穿出来，一路往东南淌去。我出生在资江边一个叫七江的小镇，四都河绕镇而过，流得不紧不慢。河滩上有几只白鹭，贴着水面飞过去，翅尖儿差点沾到水。

五月的隆回，山岭上是一片一片的绿。松树、杉树、樟树、油桐、苦楝，以及楠竹，全都绿得发亮，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田里的秧苗刚刚插下去不久，一株株排得齐整，亭亭的，像列队的士兵，又像初长成的少女，羞怯而挺拔。水田里的水满满的，几乎要漫过田埂。水面上映着天光云影，风一吹，就起了一层细细的波纹。我赤脚踩在田埂上，泥土的凉意从脚底一直蹿到心里去。那是一种踏实的感觉，像踩在故乡的脉搏上，一下一下，有力地安稳。

眼下正是小满时节。这个“满”，在北方指的是麦子灌浆，籽粒渐渐饱满。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在南方却是指雨水充盈，江河湖塘水位上涨。小满小满，江河渐满。隆回在地域上属湘西南，毕竟是往南方偏近，自然指的是雨水。这些天雨水真勤，时断时续的，下得大大小小，恰到好处。俗话说“小满不满，干断田坎”。要是小满时节老天爷不肯下雨，田里的水不够，这一年的收成就悬了。所以这个“满”字，在庄稼人心里，就是希望，是盼头。我站在田埂上看那些秧苗，看它们在水田里喜滋滋地生长，心里头忽然升起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感。那种情感太古老了，是祖祖辈辈种田人经过了无数次节气，在血脉里沉淀下来的。小满是一场等待。万物正在抵达半熟的状态，将满未满，生机勃发，让人心里头充满了期待。

田埂上长着许多苦菜。长辈们告诉我，这苦菜在过去青黄不接的时候救过不少

人的命。“小满食苦，能去火哩。”这些野菜尖上顶着些露水，在阳光下亮晶晶的，有一层好看的光泽。长一辈的人大约都尝过它的滋味，带着苦涩，却让人念念不忘。《诗经》里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苦菜的苦，原来是一种甘甜的前奏。人这一生，谁不得先尝尝苦头呢？尝过了苦，才知道甜的可贵。这也正是小满的道理吧。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说，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在这个时节长得最为繁茂；二候靡草死，一些喜阴的细软之草渐渐枯萎死去；三候麦秋至，小麦在夏季成熟收获，而其他农作物收获的季节一般是秋季，因此对于小麦来说，小满的收获季就相当于它的秋季，也寓意着百谷成熟的时候就来了。枯荣有度，这才是天地的常态。人生何尝不是呢？有苦菜的荣，就有靡草的枯。有青春年少时的风光，也有洗尽铅华后的平淡。“小得盈满”四个字，是古人对生命的通透领会：水溢则满，月盈则亏。二十四节气中有小满，却独独没有大满。那是不肯太满，不敢太满，留一些余地，留一些念想。我望着绿意深深的田野，想着人活一世，所求的不就是这种“小得盈满”的境界么？

在隆回滩头镇上，小满前后也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手工抄纸技艺的传承者们，开始了一年中最要紧的备料工作。滩头是湖南唯一年画产地。滩头年画因刀功细腻、色彩明艳、线条流畅、雕版耐用，与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河南朱仙镇年画并称中国四大年画。做好滩头年画，手工抄纸是最老的根基。小满时节竹子正鲜嫩，这时的竹纤维最柔韧，最适合造出好纸来。村里那些上了年纪的手艺人，拿着柴刀走进竹林，动作不急不缓，却透着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老道。他们把砍下来的竹子拖回家，刮青去节，劈成细细的长条。然后再经过浸、沤、漂、拉、捞、焙等一道道工序，历时数月，

最后才能制成一张张平滑丰厚的手工抄纸。我看着那些青竹在山风吹拂下微微晃动，心想这竹子倒也懂小满的道理，跟着时令生长，由着人们采摘。千万别以为这是在造死物。白纸一张摊开，又能承载多少人情世故，多少悲欢离合？一笔一画落在竹纸上，水墨洒开，便有了气韵和寄托；纸做的风筝飞上天，寻寻觅觅，便有了一线牵挂。

傍晚时分，我来到四都河边。四都河又名七水江，被七江镇人尊称为母亲河。小满时节雨水充沛，河里的水比平日涨高了几分，漫到岸边低矮的石阶上。夕阳把水面染成橘红。风从对岸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青草味。远处的山影渐渐被暮色吞没，只剩下隐隐的轮廓。我在脑海里把“满”字拆开来了，左边是水，右边是草。水是雨，是江河，是灌溉；草是禾，是苦菜，是漫山遍野的生命。小满，把雨水的充沛和百草的繁茂连在了一起。先人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心



小满第一候：苦菜秀 岳志澄作

赣地采风

三江早市

□ 金 艺

侄女邀约周末去三江早市，我意外中有点欣喜，对三江早市早有耳闻也挺向往，但从没有想过大清早专门跑五十多公里去一趟，总想着哪天路过顺便看看。侄女的邀约激发了我对三江早市的好奇。

南昌县三江镇地处赣抚平原，因抚河支流箭江、隐溪、彭湾三条河流交汇而得名“三江口”，历史上曾是南方各省通往历朝古都的必经之路，宋代便因水运发达形成商贸集镇。冲积平原带来的肥沃土壤和众多草洲河滩，又使这里成为蔬菜种植基地和黄牛养殖天然牧场，进而成为江南著名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每逢农历三六九，是三江镇赶集的日子，“赶大集、喝早酒、逛古村”，四面八方的人会聚于此，让三江早市的鼎沸声穿越千年绵延不绝。

我们一行七人早上六点半从南昌城出发，驱车一小时左右到达三江。沿途清澈的抚河水还在晨曦中静谧流淌，不计其数的农产品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已在阳光初照的早市铺陈开来。

蔬菜现摘黄牛现宰。牛肉摊前人挤人挨人，这个要牛腩，那个要牛腱子，摊主的电子秤就没闲过。铁皮桶装的鹅蛋壳色透亮，小竹篮装的紫苏和南瓜花色彩鲜艳，西红柿八爪鱼似的果蒂牢牢抓着果实，空心菜茎壮叶肥。马蹄蹄红色的果皮里削出来的果肉依然雪白清甜。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三江萝卜脆爽脆可口，咸香适中，尝一下口舌生津，余味悠长。嫂子还买了两块钱一斤的野枇杷，我看了白发奶奶的栀子花，她说清早在自家树上摘下，用开水焯去了苦涩。栀子花是我春末夏初的最爱，待会就拿到早市摊去加工做成菜。

集贸市场进右手边，就是三江早酒文化一条街。嫂子和侄女经常刷到三江早酒的小视频，鲜美的牛杂汤、香辣的牛肉炒粉和酸甜的米酒是三江早酒的标准“三件套”，我也在朋友圈看到过有人推介早酒的美味。

年近八十的妈妈说她年少时经常从邻县丰城挑柴禾到三江卖，她对当时的集市已没什么印象，就记得一天卖了三毛钱，来回轮渡花四分钱，饥渴难耐时最多在路边买一个四分钱的打籽小西瓜当水又当饭。嫂子的妈妈钟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在三江集贸市场卖过童装和瓷器小摆件，她记得那时集市露天，晴是一身灰雨一身水，她也舍不得买啥吃，都是自己带饭。

两位亲家手牵手走在早酒一条街，好奇地东张西望。

几十张四方木桌配长条木凳分两列在宽敞的街中间排开，妈妈和钟姨粗略算了算，坐着吃的、站着等位的和边走边看的，该有四百多人。街道两旁是二十几家敞开来早酒摊位，洗菜配菜掌勺售卖一览无余。每家店售卖的“三件套”统一定价，顾客也可以在早市买自己想要的菜品来加工。一贯勤俭的妈妈和钟姨也觉得菜品十分新鲜，价格十分划算。

早酒摊来来去去的食客如湖水波浪起伏，我们很快就找到位置，先让老人家落座，再慢慢挑选店家和菜品。“三件套”必不可少，同行人的好处就是可以同时要几份牛杂汤和炒粉，拿不锈钢大盆装，吃起来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河鱼香煎、河虾小炒，店家帮我加工的栀子花用红辣椒和大蒜籽伴炒，清新柔软鲜滑。

给我们传菜的小哥，每天早上三点半就开始忙活准备食材、炖牛杂汤，下午两点左右收工。说到每次赶集的日子都能卖出半吨多的牛杂，他眼神发亮嘴角上扬。小哥之前在外地打工，听说三江早酒越来越火，就和朋友商量回来开店，堂兄表妹也和他一起干。他还笑着说自已原来说话很木讷，因为时常会遇到美食主播拉他入镜找他聊，聊着聊着说话也越来越利索。

邻座请我给他们拍照，来自福建的一家三口和来自赣州的一家三口因为拼桌坐在一块，这挨挨挤挤热辣鲜活的早市气息消除了素不相识的隔阂，他们一起吃菜一起举杯共饮，还相约一起去后古村赏斑驳陆离的老墙和爬满青藤的小屋。

早酒街高高的顶棚上垂吊着许多木色底黑字的长条形招牌，招牌上写着和酒有关的诗句和各类菜名。“通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雨夜十年心”“牛杂汤香”“茶叶米糕”……我眼前仿佛浮现三江早市千年来景象的流转：码头工人们卸下肩头一晚上的重货，喝一碗米酒消困解乏，复有从容讨生活的底气；凌晨下地采摘新鲜蔬菜的农人们，赶在天亮之前送到集镇上售卖，等收了菜摊再找个早酒摊，一碗鲜辣的牛杂汤配炒粉下肚，便又精神抖擞着准备下一个黎明。

我和侄女开玩笑说我们现在是三江古镇千年画卷里最新的部分。

开车不能喝酒，我从三江早市回来后才品尝到三江古法酿米酒的美味。买回来的这壶酒，一开瓶就能闻到浓郁的糯米甜香和淡淡的酒曲香，入口先是爽爽的甜，后又有丝丝的酸，酸甜结合加上低酒精度带来的微微辛辣在口腔中缓缓散开，让人温暖而舒适。我也很喜欢贴在壶身上的图画标签，左边是起伏的青山和若有若无的河，右边用简笔勾勒出几个古人在酿酒，当瓶中淡黄色的米酒汩汩而出，三江古镇的诗意格调和烟火气息也扑面而来。

心香一瓣

爷穿仔的衣

□ 王 涛

早年间，萍乡的冬天，总带着一股烟味，混着家家灶火气息，从百里矿区各个角落飘逸而出。这气味渗进每一件晾在铁丝上的衣裳里，也渗进了我们的经脉中。祖父王怀明，湖南醴陵王仙人，曾是陈姓遗孤，过继给王家。1954年萍乡矿务局接收地方青山煤矿，于是，祖父挑着箩筐拖着家口，从醴陵来到青山，开始了墨针满身的矿工生涯。祖父一辈子没有什么好穿戴，曾有件深色呢大衣，厚实挺括，应是最高档次。祖父1990年冬过世，按照习俗大衣传给了长孙王辉，即我堂哥。我和王伟两个小的，只能眼巴巴看着王辉穿着呢大衣去技校读书，寒假飒爽踏雪归来，春节轩昂迎春，那股神气劲儿，像极了老电影里英雄人物的派头。我们眼红，倒不是缺那么一件衣裳，而是觉得那大衣里裹着的，是某种说不清的“长孙荣耀”，是祖父王怀明目光最后停留的地方。

中学发了校服，蓝白相间，左胸绣着校徽。我不爱穿，嫌它千人一面，扔在家里。某个深秋周末，我从寄宿学校回家，远远望见家门口一个身影正躬身搅拌水泥河沙。走近了，心里一惊——那人身上套着的，分明是我的校服。父亲背对着我，脊背微微佝偻，宽阔的肩胛将原本宽松的校服撑得紧绷。蓝布上溅满了水泥点子，像一片斑驳的星空。他回头看见我，汗涔涔地咧嘴一笑：“回来了？这衣裳厚实，干活挡风。”我喉咙一哽，那点觉得“丢人”的小心思，在父亲坦然目光里，碎得无声无息。那件沾满泥灰的校服，后来被母亲洗得发白，却再也未能回到我身上。它成了父亲的“工作服”，陪着父亲去矿区各个角落，修补着生活。

煤城的男儿，大多有个军旅梦，小姨父杨建民便是其中一个。他没当过兵，最难忘的一次制服装扮，是1980年在萍乡青山矿区拍摄电影《大泽龙蛇》期间，因他长得浓眉大眼、高大帅气，被选中在影片中饰演一名矿警，好不过瘾，而那身橄榄绿就成了他心底的念想。

我入伍前有次在青山煤矿那片黑得发亮的煤坪边，与小姨父一同买煤，装车的时候，他一边搓着沾满煤灰的手，一边低声嘱咐：“到了部队，方便的话……帮姨父弄身迷彩服，旧的也行。”眼里有种近乎羞怯的渴望。四年后，我探亲回家，将一套作训服送给他。他很是高兴，当场就套在身上，对着家里穿衣镜左看右看，腰板挺得笔直，仿佛瞬间年轻了20岁。

2000年底，复员前夕，在驻地莆田古谿楼边休闲品牌专卖店，我看上一件米黄色的栽绒马甲，感觉有些时尚。我想象着穿着它回到萍乡，行走在熟悉的矿区街巷，选出新单位，该有些不一样的气象。这马甲确实风光了两年，直到岳父家小住，偶然试穿，镜子前的他，肩宽体阔，穿着非常精神，眼里流露出藏不住的喜悦。我几乎没犹豫：“爸，您穿着合适，送给您了。”他推辞几下，欢喜收下。如今20多年过去，岳父每到春秋，依旧会随心地穿上这件马甲，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栽绒已有些板结，颜色也褪得温润，但在他身上，竟有种历经岁月后的从容风度。一件衣裳，就这样跨越血缘，温暖了另一段人生。

如今，轮到我了。每到换季，妻子便会从儿子房间拎出几大袋衣物，大多是只穿了一季甚至半季，便被潮流或身形淘汰的“旧物”。“你试试这个。”她抖开一件卫衣，或是拿出一双球鞋。起初我是抗拒的，可拗不过妻子的坚持，一试之下，竟合适。儿子的T恤，面料柔软透气；他的运动裤，弹性好；就连他嫌弃的款式过时的羽绒服，穿在我身上，也觉轻暖妥帖。渐渐地，我从这些衣裳上，嗅到了年轻人特有的气息，仿佛触摸到他飞快成长的年轮。穿着儿子的旧衣走街串巷，熟人见了夸衣着时尚，我便笑着点头，心里漾开一片温暖。

夜深人静，整理衣柜。一边是添置的新衣，笔挺光鲜；一边是儿子穿过的旧衣，柔软亲切。我的手，总是不自觉地滑向后者。一件件衣裳，如同岁月书页，记录着父亲搅拌水泥时滴落的汗、小姨父对军装的执念、岳父经年不变的珍惜，还有儿子青春勃发的身影。

爷穿仔的衣，不是寒酸，而是一种深沉的仪式。它连着筋，带着骨，是勤俭这根藤蔓上结出的最朴素的瓜，是日子与日子之间的接力，是温度与记忆的传递。

窗外，隐约传来安源煤矿火车拉煤的汽笛声，悠长，厚重，像这座城市的呼吸。衣柜里，新旧衣裳静悬挂，共同守护着一个家最暖的春秋。

滕阁听风

千年投书浦

□ 盛常春

碟子湖畔，赣江西岸。砂岩如壁，芦苇摇曳。

很难想象，这片如今被现代都市包围的土地，曾经是古代重要的津口，曾吸引郦道元、张九龄、李白、韩愈为之书写。高楼与江水，车流与古渡，现代与历史在这里交错。清风拂面，带来水汽与草木的清香，也带来千年前的回响。

这便是投书浦，一个承载着千年风骨的地方。

公元4世纪中叶，东晋。殷羡，字洪乔，接到任命：豫章太守。消息传开，登门者络绎不绝。临行前，手里已有一百多封信。

他没有拆开来，但他知道这些信里写的是：拉关系、攀人情、求照应。他看着那一摞信，很久没有说话。他感觉到一种被绑架的沉。在那个礼教崩解的时代，一个士大夫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东西并不多，而殷洪乔决定，至少要掌握住自己的人格。

船出建康，顺江而下。两岸青山如黛，江水浩荡。船行至石头渚，殷洪乔突然站起身，拿起那摞信，走到船舷边。随从以为他要整理，却见他拿起第一封信，看了一眼，然后——抛入江中。

那封信在空中划过弧线，落入水中。信在水面漂打旋，被江水裹挟着顺流而下，消失在远方的江面上。随从愣住了，而殷洪乔已经拿起了第二封信继续投。第二封、第三封、第十封、第五十封、第一百封……他的动作很平静，像是在做一件早已决定的事。

最后一封信投完，殷洪乔拍拍手，看着江面，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他的声音很平静，但随从听出了那种决绝。殷洪乔笑了，带着几分洒脱，几分解脱。

他站在船头，看着那些信消失的方向。那一刻，他或许意识到，这一投，投出的不只是一百多封信，而是一个选择，一个关于如何做人、如何为官的选择。他拒绝成为传递人情的工具，拒绝接受官场的潜规则。他想要的是精神的独立、人格的自由。

里装着的，恐怕就是这种田挨水、水养田的样子吧。小满小满，水草共生，才结实成全了一个节气。

天色暗了，我转身往回走。身后是渐浓的夜色，前方是一扇熟悉的门，门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推门进去，母亲在厨房里做着晚饭，菜香从灶间飘出来，闻着像拌了苦菜。我想，这便是小满该有的味道。微苦之间，需要细细咀嚼才能品得出清甜。

满招损，谦受益。古人为节气命名，有小暑必有大暑，有小寒必有大寒，唯独不设大满。这是老辈人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智慧。在对生活的热爱和珍惜里，不求全满，小满就好。小心的满足，才能让我们听得见草尖抽穗、麦粒灌浆的声音。

小满如约而至，像蜿蜒的河水，生生不息地淌下去。它的每一次到来，都是一个季节的繁盛，是一次丰收的开端。小满时节，内心是宁静的，日子是踏实的。

二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南昌，石头口，赣江西岸。

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写：“石头驿在章江门外十里，有石头渚，亦曰投书渚，即殷羡投书处。”清乾隆年间，这里立了石碑“晋殷洪乔投书处”，后来又建了石塔、石亭、牌坊，这里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千年以来，无数文人墨客路过这里，都会想起殷洪乔的故事。唐代诗人戴叔伦在石头驿写下“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那是除夕夜，他想起殷洪乔投书的故事，突然觉得，或许漂泊本身就是一种自由。韩愈路过这里，写下“凭高试回首，一望豫章城。人由恋德泣，马亦别群鸣”。他想起殷洪乔的故事，心中涌起敬意。那种决绝的姿态，在千年之后依然让人动容。

三
我站在碟子湖畔，看着这片土地。那块“晋殷洪乔投书处”的石碑，在历史烟云中破碎，碎片被用来砌水闸；1983年第二次文物普查时，人们在水闸附近找回了石碑的一部分，但石塔、石亭、牌坊，都已经不在了。

夕阳西下，赣江水依旧流淌。我站在碟子湖畔，看着这片红砂岩。一千六百多年前，殷洪乔在这里投书，那些信随水而去，但那句“沉者自沉，浮者自浮”的宣言，却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

殷洪乔的那一投，投出了一个典故，投出了一个地名，也投出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魏晋时代是任诞，在今天，或许可以叫作清醒。

清醒地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应该坚持，清醒地知道，在喧嚣的世界里，依然可以选择不随波逐流。

四
离开投书浦时，天已经黑了。我曾以为，投书浦只能活在典籍里、活在诗文中。但2025年6月的一个决定，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南昌市政府在这里建设投书浦公园，挖掘“洪乔投书”的历史故事，传承清廉文化。

今天，那片红砂岩还在，养鱼塘还在，但我看它们的眼光不同了。这一次，我看到的不再只是荒凉，而是一个即将苏醒的文化符号，一段即将被重新讲述的历史。那些被砸碎的石碑将重新矗立，那些被遗忘的诗篇将重新被吟诵，那个关于坚守底线、拒绝随波逐流的故事，将重新进入这座城市的记忆。

风吹过，江水依旧。沉者自沉，浮者自浮。而投书浦，正在“浮”起来。它带着殷洪乔的风骨，带着千年的文脉，带着这座城市的文化自信，“浮”起来了。